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女娲山》第二十八章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9-07

[作者] 楚风

[单位]

[摘要] 申阁剑和解景占、汪书载一起专程回到峡北县，给曾经共过患难，但后来却有隔阂的老战友罗玉来送行的。他们没有去监狱里探望他，不愿意给他增加痛苦。他们站在他游街示众必须经过的丁字口，当年讲演的会场边上等着。汽车缓慢地开了过来。

[关键词] 《女娲山》;第二十八章

申阁剑和解景占、汪书载一起专程回到峡北县，给曾经共过患难，但后来却有隔阂的老战友罗玉来送行的。他们没有去监狱里探望他，不愿意给他增加痛苦。他们站在他游街示众必须经过的丁字口，当年讲演的会场边上等着。汽车缓慢地开了过来。罗玉来被五花大绑，背上插着生死牌押在一辆卡车上，游街示众后便拉往西河滩去执行枪决。车厢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在车厢中，罗玉来的身后边站了一排没插生死牌的罪犯。罗玉来的头被剃光，脸浮肿着，黄得像半干的白菜叶。他显得有些愤怒，并不十分害怕。他想，和二十年前挨批斗时相比，不过是背上多了块木牌。这有什么了不起！二十年前害怕是因为我罗玉来年轻，没经过事，现在我可不会像那时候那样胆小了。我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了。我要拿出当年写“荆轲刺秦王”大字报时的英雄气概。我要做峡北历史上被到处处决罪犯中最大义凛然的一个。他朝街上那些拥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看着，到底在寻找什么他自己也并不十分清楚。他用蔑视的目光看着蚂蚁般的人群想，你们活得舒服的又有什么值得高兴地，少则十年八年，多则三二十年，你们这些来看热闹的人大部分都和我一样被埋在土里。想到这里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微笑。他想，一个死人能熬过全世界的活人，我罗玉来过去要是有枪也早就自己把自己结束了，哪还会让你们这些蠢家伙们今天来看我的“洋戏”。围观的人们都纷纷议论着：“这家伙真残忍，抢了他妹子的钱不算，还把她杀死。”“光杀了还不说，还把她妹子尸体砍成八大块扔到水库里。”一个好像很了解案情的中年男子对他身边的几个人说道：“这家伙原以为他妹子那天夜里去他家里时别人不知道。想着杀了也破不了案，谁知那天夜里和他妹妹一块儿从广州回来的两个姑娘一直把她妹妹送到他门口。所以破这个案没费多大事，只用了不到十天。”“嘿，这种事过去还没见过。”一个女人说。那男子说：“这年头，哪还有什么亲人不亲人的，还不就是和钱亲吗？”罗玉来不顾武警人员按着他的头，拼命扭头望着丁字口北边他当年张贴“荆轲刺秦王”大字报的墙壁，他想，我罗玉来无愧于这一生，我曾经是峡北县的风云人物之一。不管他于成基或其他战友因一些小节问题对我有多么大的成见，但我罗玉来并不在乎什么，我为的是追求真理，为的是展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不论结局如何，至少我曾经做过。如今我没有什么可后悔的，我即使不杀小兰，她活在这个世上也不会有幸福。那禽兽不如的林家人，如果把她的钱哄到手后，不会善待她的。这时他仰起头看着天空，长叹了一口气在心里说道：“姓林的呀，姓林的，我真后悔没把你们全家杀个挖苗断根。二十年前你坑害我，二十年后还是你们逼我杀死妹妹。”他咬着牙，眼里闪着凶光。他想，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将仍然选择杀她。如果确有阴间之说，我罗玉来早在那里结交一帮子朋友等着你姓林的来到。有什么了不起，等三二十年一大关。对我来讲一万元算得了什么。他的目光仍然在人群中搜索着，只见他突然拼命朝街道南边扭动着喊叫起来。“汪老师，我走了，清明……”他泪流满面，哽噎着叫喊了半截，押送人员一齐上来把他的头按了下去。“我的学生呀，玉来呀，都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呀！”汪书载失声地哭着。“我难受哪，我难受得很哪！”这时人群中一阵骚乱，几个治安人员朝这边挤了过来，车上的武装押送人员一个个瞪大眼睛朝汪书载看着。申阁剑从后边扶着汪书载的两只胳膊，眼却久久地望着车上的罗玉来。罗玉来在慌乱中终于和申阁剑的目光对视了一瞬间。他好像在说：“阁剑，别忘了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请你原谅我过去的一切吧，我愿在阴间祈祷你能够成功，希望你能在来年清明时到我坟上点张纸。”罗玉来的目光，像一杯滚烫的开水，浇到了申阁剑心上，他和罗玉来结下的怨恨的冰块顷刻间全融化了。但是他并没有感到心里发热，热量全被冰块吸收了，融化了的水仍然是凉的。他目光呆滞似木桩般站在那里，望着押送罗玉来的卡车在通往西河滩的路上飞驰。汽车出了市区，在沙土路上加快了速度，申阁剑只能看到汽车冲过去卷起的灰尘。解景占紧皱眉头，显得十分生气对汪书载说：“算了吧，书载，这种人值得去哭？他算把我们这群人的脸丢尽

。”汪书载小声说：“我主要是可惜他的才华，在我教过的学生中他也算是较突出的一个。”“罗玉来自坐监后，为了钱连他爹妈都敢卖，他走到这条路上也是必然的。”申阁剑说，“克制力特别差是造成他悲剧的祸根。客观地说在其他方面这个人还是有长处的。”

解景占反感地说：“一个人没有克制力，越有才华越可悲。才华如硫酸，克制力正如装硫酸的容器。容器不耐腐蚀，硫酸就会洒出来造成巨大的破坏性。”申阁剑和汪书载、解景占三个跟到西河岸边，没有到枪毙罗玉来的现场。当枪声响过之后，汪书载又失声痛哭了一阵，嘴里不停地说着：“唉，我难受得很那，难受得很那。”后来被申阁剑和解景占劝住了。申阁剑回到省城后，齐叶铮打电话找他。齐叶铮已经搬进新房一个多月了，他多次约申阁剑到他家里吃饭，申阁剑一直忙得没顾上去。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单位已经放假，他也没啥事，便到齐叶铮家里去了。“咦，这么大的客厅。”申阁剑进了门吃惊地说道。齐叶铮从真皮沙发上站起来，把花岗岩地板上的真丝地毯拉正后说道：“光客厅就六十二个平方。”“你这装饰和家具没有二十万恐怕不行吧？”申阁剑看着那豪华装饰和越南红木家具说。

“也就是那个样子，连房子下来接近八十万。”齐叶铮给申阁剑倒着开水说，“我这一年多的奖金和提成都投到这房子上了。”申阁剑在屋里转转看看房子的结构。他见卧室里堆满了高档烟酒，酒都是些茅台、剑南春、五粮液，烟都是红塔山、希尔顿。博物架上放满了翡翠、水晶玛瑙、独山玉雕。他想，这些东西的价值恐怕不在二十万以下。齐叶铮正说着看了一下钟表，好像突然想起了件事没办，翻着电话号码本说：“嘿，忘了给石副省长打电话了。”“哪个石副省长？”申阁剑问道。“那个因为经济问题挂了好几年的省长助理嘛。”齐叶铮拿起话筒，一边说一边拨着号码。“喂，石副省长你好。请放心。你说的事我回京后一定向首长汇报。你想工作是好事嘛。我了解了，你过去的工作是很有成就的，对咱省里的贡献是很大的，大家对你的评价也很高嘛！”他说着朝申阁剑挤着眼，根本没有认真听对方说些啥。“我这绝不是赞美之词，特别是省里一些同志对你的为人是有公正评价的……好，好，就这样吧。”齐叶铮放下电话，笑了笑，“这个老石头，被挂了几年，心里难受得很。”这时电话铃又响了，齐叶铮按下免提键，拉着长腔冷冰冰地问道：“哪里呀？”“叶铮吧，你好。我是老刘。”电话里对方用粗重的男低音客气地说道。“哦，刘副县长，你好。你在哪里？”齐叶铮把嘴贴近电话机。“你不是说年前要来省里一趟吗？”吃饭的时候，齐叶铮接了一个电话后说道：“刚才是峡北县公安局副局长的电话。前年他们想整我，现在我每次回去，整我的那几个人非要请我吃饭不可，他们现在用上我了，找我给他们办这事办那事，我大人不记小人过，该办还给他们办，咱不和他们一般见识。”吃过午饭，申阁剑回到办公室，传达室送给他一封于成基从北京给他发来的信。阁剑战友：您好！我已从欧洲回国，拟在北京图书馆再研究半年马列的书。此次欧洲之行并不顺利，欧洲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者已寥若晨星，我的《四次交锋》中的观点并不受欢迎，但我自信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把此次欧洲之行产生的新观点寄给你，望你看后转景占一阅。若与你二位观点相悖，见面后再议。祝一切顺利！于成基申阁剑看后“哼”了一声，把它扔进了抽屉里。他想，解景占忙着写他那带有革命性质的巨著《大彻悟》，哪有时间看你这些高深理论？星期天，申阁剑来到解景占家时，天已经黑了。他的妻子一见申阁剑便唠叨起来。

“疯了，老解干脆是疯了！他一辈子都是吃不安分的亏。”她气得呼呼哧哧的，“他才从监狱里回来那几年，几乎成了一架骨头，风一吹就倒了。这些年我天天给他调养，终于把他的身体调理过来了，本想可该享几年清福了。可好，钱也不挣了，成天钻到书堆里，老命也不要了。他整天叫着胸闷，心动过速。医生交代几回让他住院治疗他不听，我也不想管他了。”“解老师做这都是正事，你不要反对嘛。”“他写个啥《大彻悟》，好像中国十几亿人都睡觉了，就他姓解的清醒？光这书名政府就不能接受。现在政府把得多严哪，别看法律上取消了反革命罪，但还能以颠覆政权罪抓你。”解景占的妻子点着头带着神秘色彩小声说道。“没那么严重，现在言论自由了，有些书比解老师的观点激进得多都出版了，那还是些政治书籍，何况他这是哲学著作。”申阁剑正说着解景占回来了。“总算弄成了！”解景占手里拿着一张纸高兴地说。他一看见申阁剑便问：“成基回来了没有？”“他半年后才能回来。”申阁剑看着解景占手里拿的纸问，“啥事恁高兴？”解景占的妻子拉长脸说：“他还能办得了啥好事？去借高利贷印他那书哩！”“你懂个啥！去、去、去，做饭、做饭，阁剑在这里吃饭。”解景占不耐烦地朝厨房指着说，“正事你不信，你就会信些邪门歪道。”他朝申阁剑笑了笑，“她整天学气功不吃饭，她说她们的气功头头能辟谷七十七天不吃饭，说这能治高血压心脏病。她上次辟了七天，差一点一头从楼梯上栽下去。”解景占的妻子扭过身怒气冲冲地说：“上次不是你骂我们气功法师，我咋能摔倒？我成天让你不要胡说你不听，看看咋样？你一骂我们法师我就摔了一跤，灵验哩很。”“唉，他妈哩，”解景占指着她妻子说，“愚蠢得很，干脆入迷了，做饭做饭。”他转过身坐在申阁剑对面说：“我那本书决定用香港的书号，已经联系好了，连印刷费下来需要四万多元钱，凑不够，我找到了个放高利贷的地方，贷了三万无，就是利息高一点儿，不过也无所谓，书一出我按成本卖出去早点还了就是。”“卖书可不是件容易事，何况香港的书号在内地还不能公开发行，书商们不一定敢经营！”申阁剑担心地说。解景占满不在乎地说：“书商经营不经营无所谓，我有办法把书卖出去，这么好看的书谁不看，谁读了这本书就会彻底醒悟，就会比没读的人聪明。只有傻蛋才不读哩。”申阁剑看着解老师骨瘦如柴的样子，心里难受地说：“解老师，你得注意身体呀！我看你的身体不敢再这样摔打下去了。”解景占不断地做着深呼吸说：“前段我是有

点怕，怕书出不了就死了咋办？现在我不怕了，书马上就出了，死也瞑目了。我整个生命的价值就是给民族贡献了这本书。我创立的‘原子论’和‘元气论’比较的学说，这将使中国人从根本上找到中国落后的原因，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只要病根找到了，治疗就容易了。”他说话时太激动，用劲太大，累得气都喘不过来，他停下来喘一阵气后问道：“听说你又在写一本书？”申阁剑说：“是小说，刚动笔。”“艺术上的三真你知道不知道？”解景占拿起他的《大彻悟》书稿翻着问道。“不太清楚。”解景占看着书稿说：“三真就是：细节要真，感情要真，要道出人生真谛。啥叫人生真谛？我的理解是，揭示人的本性，充分展现人的个性，追求崇高的价值观念，提倡民主自由。艺术作品没有这三真，都是胡扯淡！”“你说得不错，不过更重要是有勇气触摸民族的灵魂。罗丹说过，‘伟大的艺术必须触摸民族的灵魂’，我认为作者要想触摸民族的灵魂，首先要敢于触摸自己的灵魂，因为自己毕竟是民族的一员。触摸了自己的灵魂也就接近了民族的灵魂。”申阁剑说罢又问：“你对艺术上的第三种境界怎么理解？”“要说第三种境界，得先理解前两种境界，”解景占放下书稿，点支烟抽着，眼盯着天花板说，“比如说书中的主人公，在极其恶劣地社会环境迫使下始终不堕落，这就是所谓的高大全，这是第一种境界，主人公被迫堕落的是第二种境界，而主人公自甘堕落，即已堕落到他本人意识不到的程度，这就叫第三种境界，例如《复活》就属于第三种境界。”吃饭时，解景占的妻子又在嘟哝着：“那放高利贷的都是些黑社会人，你将来要还不了，他们可敢要你的老命。”解景占用筷子敲着碗沿说：“只要书出了，我这老命他要就给他，人一生不干成件成样事，就是活一千岁一万岁有啥价值？”吃过饭申阁剑走到家属院的大门口，还听到解景占的妻子在吵着说：“我跟着你一辈子都不得安生！”

[我要入编](#) | [本站介绍](#) | [网站地图](#) | [京ICP证030426号](#) | [公司介绍](#) | [联系方式](#) | [我要投稿](#)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Copyright © 2003-2008 Email: leisun@firstlight.cn

